

诗歌

人民军队

王伟

这是一支钢铁之师
具有钢的精神铁的意志
从南昌出发
一路顽强走来
爬过雪山,蹬过草地
激战娄山关,强渡大渡河
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
取得一个个胜利

这是一支胜利之师
平型关大捷
打破了日寇的神话
三大战役的捷报
让人民看到了曙光
抗美援朝的凯旋
使帝国主义胆战
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

这是一支爱民之师
始终奋战在一线
地震废墟上军旗飘扬
抗洪大堤上军旗飘扬

哪里有灾难
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
哪里有险情
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

这是一支正义之师
为了世界和平
他们行走在维和路上
排除困难,不怕牺牲
用鲜血书写承诺
用生命捍卫职责
肩负起中国爱好和平的
使命和担当

这是一支威武之师
他们是人民卫士
他们是和平的守护神
他们是祖国的钢铁长城
能打胜仗,作风优良
军旗飘扬,军魂闪亮
时刻听党指挥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钢铁战士

李中锋

十八岁的好儿郎
胸佩红花,穿上戎装

钢枪擦得锃亮
只为荡漾家乡的月光
口令喊得激昂
只为问候远方的爹娘

脚底的血泡
把国土一尺尺丈量
手心的老茧
把战力一点点释放

让狂飙的高原风
淬炼你的肌肉
让高强度的紫外线
钙化你的脊梁

有你们在
关隘就没有豁口
有你们在
豺狼就只能遁走

二十岁的好儿郎
手握钢枪,守卫边疆

致敬,我当兵的大哥

尚纯江

你可记得村边的那条小河
那儿曾留下你和小伙伴们快
乐的歌

你可记得我们的外婆
你曾在外婆那里成长、求学
你可曾记得你穿上的第一身
军装

那个时候,祖国的北方正燃
起珍宝岛的战火
你投笔从戎,“万里赴戎机”
高唱着一首让人血脉贲张的
战歌

后来,战火停息了
但作为军人的你,深深懂得
强武方能止戈

于是,你在部队这座大熔
炉里
百炼成钢,立志报效祖国
强筋骨

你和战友们千里拉练
练内功
你进入军校刻苦钻研
为能打胜仗
你流血流汗从不退缩
为民服务
你在支农的稻田里挥镰收割

你记得你的军功章吗
上面有你的血汗闪烁
你记得你的战友吗
几十年的军旅生涯让你们的
战友情
变得铁一般坚强和执着

我记得你从军营中走出来的
样子

你对军营最后的深情一瞥
顿时让我泪眼婆娑
但你在新的工作岗位上
依然是一个兵
干练、果敢、沉着
夜以继日
直到退休的那一刻

是你的初心使然
是你的意志让你如此坚强、
执着

大哥,我知道
你记得我们一起扛起重重
担的那一时刻

你和大嫂跟我说
男儿有泪不轻弹
生活再难
也要咬牙忍着
硬起腰杆挺着
也要爬上这道难爬的山坡
于是,我们兄弟携手共渡难关
风霜雨雪,从不会把我们兄
弟姐妹的情谊阻隔

风一程,雨一程
艰难困苦,坎坎坷坷
我们一家人相扶相依
终于度过了那无比艰难的
岁月

然而,二十二年前
我尊敬的大嫂因病去世了
如今,你又倒下了
而你,面对癌症
是一个冲锋在“火线”的战士
毫不畏惧、毫不退缩、从容不迫
你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直到心脏停止了跳动
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大哥,你走了
躺在大嫂的身旁
躺在父母的身旁
躺在爷爷奶奶的身旁
那里,再没有了疾病的痛苦
那里,是你最后的归宿
那里,是你成长的地方
也有你童年时游泳的小河
愿你,和父母,和大嫂,以及
过世的亲人们
一起享受天国的快乐
安息吧,我的好大哥

散文

诗意栖居不是梦

董素芝

卦,以著探卦。淮阳因龙师太昊伏羲氏在此建都被称为“龙都”,龙都之湖自然为“龙湖”。

在古城西南隅的弦歌湖中,有一高台建筑,三面环水,其东与小城相通,此即弦歌台,原为厄台、绝粮祠,是为纪念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当年厄于陈蔡绝粮七日弦歌不止而建造的,亦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春秋末年,孔子周游列国曾三次来陈讲学四年。孔子的72弟子中,陈人占了5个。公元前489年,孔子在陈国讲学,遇战乱。孔子率弟子南去楚国,因备粮不足,在陈蔡分界处,被围困七日,史称“陈蔡绝粮”。弟子饿急了到龙湖里挖蒲根吃,感动了龙湖里九尺长的大鲫鱼,鲫鱼自动跳上岸搭救孔子师徒。孔子临危不惧,仍正襟弦歌不已,留下了“堂上弦歌七日不能容大道,庭前俎豆千年犹仰高山”的赞语。龙湖蒲菜也因此被称为“圣人菜”。

龙湖中有读书台,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任陈州教授时读书的地方。苏辙在陈期间,十分喜欢龙湖的湖光柳色,在龙湖筑室读书。苏辙也多次来此,兄弟唱和,留下了大量的诗作。“宛丘先生生长如丘,宛丘学舍小如舟”,就是苏辙为弟弟苏辙在龙湖中的读书台所写。此处亦为淮阳八景之一的“苏亭莲舫”。

烟波浩渺的龙湖给了淮阳人诗情和遐想,旷达和灵气,融入了淮阳人的灵魂,更像一部大书,厚重的大书,把淮阳的厚重历史文化囊括其中。龙湖像首古老的歌,滋养着淮阳人的灵魂,孕育出《陈风》古老的乐章,让淮阳人一直诗意地生活着。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陈风》,写的就是陈地的乐调。《泽陂》《东门之池》《东门之杨》《东门之枌》《月出》《宛丘》等写的都是陈国东门外的城池或沼泽地。“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有美一人,伤如之何?寤寐无为,涕泗沱沱”,说陈国大泽之中,萑蒲青青,荷叶亭亭,萑蒲摇曳,伴着青莲。蒲草依依,恋着荷花。“东门之池,可以沤麻。彼美淑姬,可与晤歌”,写的是陈国的一群青年男女,在东门外护城河里浸麻、洗麻、漂麻的情景。大家一边干活,一边说说笑笑,甚至高兴地唱起歌来。

小伙子对着爱恋的姑娘,大声地唱情歌,表达对姑娘的爱慕。“东门之杨,其叶湑湑。昏以为期,明星煌煌”,《陈风》多言“东门”,陈国都城的“东门”外,有“丘”、有“池”、有“粉”(白榆),是男女青年的聚会之处,《陈风》中的爱情之歌大都产生于这块爱情圣地。那里湖水清澈,白榆成林,绿杨成荫,畅游其中,乐而忘返。

从被封于陈的曹植陈思王,或做官于陈的晏殊、范仲淹、沈括、苏辙,或客居于陈的文学大家李白、白居易、张九龄、李商隐、苏轼等为陈地留下的大量诗韵华章中,可看出其文化分量。苏轼兄弟的诗中多次出现龙湖、宛丘、陈州等地名,苏辙有《柳湖感物》:“柳湖万柳作云屯,种时乱插不须根。根如卧蛇身合抱,仰视不见蝴蝶喧。”苏轼在《次韵子由柳湖感物》应和:“惟有柳湖万株柳,清阴与子共朝昏……柳虽无言不解恨,世俗乍见应依然。”而“白酒无声泻泻油,醉行堤上散吾愁。春风料峭羊角转,河水渺渺瓜蔓流”,出自苏轼的《陈州与文郎逸民饮别,携手河堤上作此诗》,是他与“墨竹大师”文与可的儿子文逸民,也是苏辙的女婿饮酒后在柳湖河堤上告别写下的。之后,“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留下了不少关于淮阳的诗句:“淮阳古帝墟,鄙夫少所游。最爱城西路,槐榆拱高秋。城下古濠水,清澄泓不流。”张耒是亳州谯县人,陈州是他少年游学之地。在这里,他有缘结识了陈州教授苏辙,并有幸

拜文学大家苏轼为师。张耒晚年定居淮阳,人称宛丘先生,写下了大量诗作,结集有《宛丘集》。

受龙湖滋养、热爱文学的我,也写下一篇篇关于龙湖及陈州人文地理的文章,龙湖也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冬天的龙湖像大写意,泛黄的芦苇、蒲草、残荷挺立湖中,间或有白鹭、鸬鹚、野鸭、鹤雀飞跃其中,相映成趣,简洁地概括出龙湖的苍茫感;待到雪花飘飘,大地白茫茫一片,龙湖冷逸、高洁,变成了一个纯净而静谧的世界。初春的龙湖,芦苇乍青还黄,枯黄中透出青绿,似画家在描绘一个远古的记忆。龙湖的夏天像色彩斑斓的油画,稀有的震旦鸟、蔓生的蒲苇、青荷带着朝气和激情四溢的荷香,绿了城湖,也绿了陈州。

初秋,从红藕香残的荷花盛宴中走出来的龙湖绿意更浓,铺天盖地的荷叶仍在恣意生长,与一丛丛摇曳的蒲苇交相辉映,像石粉画一样,裸露出生命的本色。深秋,芦花似雪,漫天飞舞,候鸟迁徙的盛况在这里隆重上演:几百只白天鹅,数不清的海鸥及凤头鸊鹬、罗纹鸭等珍稀鸟类“组团”来这里打卡,落脚栖息,浪漫而多情。

当我写下这些文字,我惊喜地发现,人们习惯在旅行的路上寻找诗和远方,应该说,那是属于别人的。而诗意地栖居,在淮阳并非梦想,弥漫着无数文化因子的淮阳,其实也一直是别人心中的诗和远方。



晨韵

刘彦伯 摄

小小说

无言的军号

郭竞预

(一)

一把锈迹斑斑的军号,静静地躺在军事博物馆的玻璃柜里。吹管上的红色绸带泛出褐色,喇叭口凸凹不平。一位老人站在柜前,垂手肃穆,眼睛直视军号,眼角泛出泪花。

(二)

“师长,您看看俺的军号,金光闪闪的。俺得把它揣起来,这肯定值不少钱吧?”“师长,俺也想像你一样,拎着枪,领着这么多人打仗,真威风!”“师长……”号手老虎子紧跟着师长,寸步不离。他今年刚十八岁,像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年轻而又朝气蓬勃,虽然是第一次走向战场,却和其他战士一样勇敢而又坚强。

寒风凛冽,雪花如铺天盖地的柳絮。又是一阵风,战壕里响起了摩拳擦掌声。老虎子也跟着搓起手来,并不时跺一跺脚,短暂的温热使被寒风侵蚀彻底的战士们获得了极大的满足感。老虎子笑了起来,露出两颗可爱的小虎牙,小小的鼻尖被冻得通红。鼻涕不时从鼻孔探出头来,他又赶忙把它吸回去,生怕慢一点就冻成了冰柱。刀子般的风刺得人脸上疼生疼的,战士们裹了裹单薄的棉衣,可狡猾的寒风仍不断地从领口、从袖口、从脚踝窜了进去。

风声刮愈烈,严冬早已深入朝鲜大地。

“电报!电报!师长,电报!”电报员挥舞着双手,高呼着朝老虎子他们这边跑来。师长猛地睁开紧闭的双眼,接电报的双手颤抖起来。十三天了,整整十三天了——他的部队已经跟

敌人打了十三天的拉锯战。近万人的队伍如今只剩下千把人,还有很多是伤员,阵地也是白天丢了晚上再夺,晚上夺了白天再去。但是没有得到撤退的命令,他就必须坚守下去。这是关乎全局的阵地,司令部早已下了死命令。他一连几天发出的请求支援的电报都杳无音讯,现在终于有了回音。寒风贪婪地啃食着他的双手,他眼眶湿润,嘴角哆嗦着读着电报:“支援部队途中遇袭,暂无法及时支援,望继续固守待援。”“顷刻间,满心的希望被大雪毁灭。”“望继续固守待援。”他又重读一遍。只有死拼了!师长冷冷地凝视着眼前这片他乡的土地,鲜血染红的地方已被新雪覆盖,似乎没有人在这里失去过生命,一切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历史会记得我们吗?会记得在这片异国他乡的大地上,曾有一条用中华儿女鲜血汇成的河流吗?会记得曾有一道用中华儿女的血肉之躯筑成的长城吗?他喃喃自语。

“师长,这仗咱还继续打吗?”一位战士轻声问道。“打!”师长还没说话,老虎子就抢着说。他稚嫩的脸庞洋溢着对未来的向往,眨眨巴巴眼睛继续说道:“打!怎么不打?咱抗美援朝是要保家卫国哩!”师长不说话,看着老虎子,像是看着自己的孩子,眼睛里流露出少有的柔情。

大雪无止无休地下着,天地一片静默。夜悄悄爬上了山头,寒风仍如野兽般乱窜。小小的帐篷里,师长和政委、参谋长几个人对着作战地图研究了几个小时才陆续下达作战指令。

夜漆黑如墨。

师长趴在雪地里,其他战士也都借助大雪伪装好了自己。老虎子背着军

号,趴在土沿上,低声问道:“师长,外头一个人也没有,咱打谁去啊?”老虎子的话打破了战壕里的死寂,却没有打破师长的沉默。师长紧闭的双眼虽没有睁开,大脑却飞速地转着。根据获取的情报,他知道,今晚必定是场恶战。他不知道能不能让战士们继续活下去,但是这场仗绝不能退却。想到这里,他的心剧烈抖了一下。他转过头,叮嘱:“老虎子,等一会儿冲锋的时候你躲在部队后面,使劲地吹号,不要站到高地上,知道了吗?”老虎子刚要说话,师长严厉地说道:“照我说的做。”老虎子低下头,轻轻地哦了一声。

“人!师长,有人!”老虎子突然惊异地叫了起来。没错,人,敌人,借助雪的光亮,他看到了乌压压的敌人、看不清数量的敌人。终于到了——师长舒了一口气,他的判断没错,敌人会在黎明的时候偷袭。他睁开眼,死盯着前面数倍于己方的魔鬼,他们拥有坚固的堡垒,却野心勃勃地想要侵略别人的家园。师长强压愤怒,又不动声色地看向了身边的战士,坚毅的目光如同划破天际的长矛利剑。受到感染的战士们也目光如电,准备着出击。“手榴弹——准备——扔!”随着师长的命令,几百颗手榴弹同时扔向天空,如同瞬间惊飞的乌鸦,在漫天雪花中画着弧线落在了敌人中间,绽放出耀眼的光芒。敌人做梦也想不到雪地里竟然有埋伏。人群中迅速腾起了阵阵烟雾,飞溅的血污在空中伴着雪花肆意抛洒,染红了整个天地。气势汹汹的敌人瞬间乱了阵脚,一个个仓皇逃窜。敌人的咒骂声、哀嚎声,汽车的鸣笛声,伴随着手榴弹的爆炸声,此起彼伏。

雪停了。下过雪的高地上,一片洁白覆盖在老虎子身上。他看着狼狈的敌人,听到师长的命令后,激动地站了起来,右手紧紧攥住军号,鼓起腮帮子,用尽全力吹响了冲锋号。号声冲破云霄,震撼天地。战士们驱逐疲倦,一跃而起,奋勇向敌人冲去。

师长冲在队伍的最前面,战士们紧随其后追击敌人。老虎子吹得更起劲了,小小的身躯在白雪的映衬下绽放着坚毅的光芒。这是胜利的曙光,更是中华民族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之光。

红旗在天空下随风飘扬,虽残破不堪,却依然猎猎作响。

老虎子倒下了,鲜血在身下流淌,汇聚到军号旁边,紧紧簇拥着军号。

战士一冲锋,他就不顾师长的叮嘱,冲上了前方的高地,他想让所有人都听到自己的号声,他想用军号激励战士们奋勇杀敌。可他不知道溃逃的敌人火力依然很猛烈。

群山不言,万籁俱寂。

“领导,俺今年十八岁,俺爹娘都被日本鬼子杀害了,是乡亲们把我养大的。俺要跟着你,保家卫国。”浑身血污的师长拎着冲锋枪,凝视着那把闪着金光的军号,一只手缓缓抚摸着老虎子青春的脸庞,回想着老虎子参军时的情景,心情异常沉重。“老虎子,你怎么那么不听话呢?怎么不听话呢?”师长老泪纵横,浸染了片片雪花。

(三)

硝烟散尽,灯火万家。军号在柜里静静地躺着,无言地诉说过往。垂首肃穆的老人缓缓抬手,庄重地敬了一个军礼。

道源



本版统筹审读 董雪丹

投稿邮箱:zkbrdaoyuan@126.com